

夢中的父親

最近半年，常常與父親相遇，在夢境裡；如真似幻，讓我好幾次自夢境中醒來，卻又分不清那是做夢還是回憶。

夢裡的他，還是一如十幾年前離世時的樣貌，巍峨的白髮、水腫的身軀和一臉嚴肅的表情，十足是個讓人會害怕的長者之貌。

父親過世將近二十年了，在他過世同年出生的孫子，現在都已經投入職場了，若不是因為最近父親常在夢裡出現，我都要忘記他離開原來已經有這麼久遠的時間；

妹妹打電話來說，她最近也常在極度疲累的夜晚裡，被久遠不見的父親造訪夢境，但卻不見父親開口說一句話，她問我：“父親不是有什麼事情要交代？”

我沉默地掛上電話，卻忍不住點起了煙放上案頭，心底默默地問著：“爸，您有什麼話要說嗎？”

父親是個寡言的人，從小，只要見著他點起一根煙，接下來便是陷入沉思的表情，那表情常常以一種令人敬畏的方式呈現，即便是再得寵的長女如我，也不敢輕易地在此時前去打擾他。

後來，我隨著父親的蒼老逐漸長大，這才慢慢從他口中得知，那些年來點著煙的沉默時光裡，是離家多年的父親憶起遠離許久的大陸老家，那種思念像極了戰爭時受傷的傷口，總在不經意間就襲上胸口，足以讓他久久無法喘氣。

我不懂，至少當年的我無法感受。直到，我自己也成為離家的遊子之後，才瞭解父親口中所敘述的那種疼痛感，是無法喘氣直逼窒息的程度。

原來，思念是一種這麼折磨人的感覺，然而，我離家再怎麼遠，也總有方法可以抵達，那麼父親呢？尚未解嚴的時代，他要如何處理錐心刺骨的思鄉感？因為有家歸不得啊！

我為父親點了一根煙，那大概是我少數對於父親還有的生活印象之一，因為，這種時光出現的頻率，隨著父親老去的速度愈來愈高，尤其在他即將離世的前兩年，當時，他已經預知自己的死亡即將到訪了嗎？

我依稀記得，就在父親離世前幾周，他拉著我的手說著：“丫頭，我就快要可以見到你的姥姥了，我想她啊！”那一年我十七歲，也知道不過幾年前，透過香港的親友來信轉達姥姥的死訊，父親怎麼就快要見到已然過世的姥姥呢？

過於年輕的我，沒將父親那一席話放在心上，直覺認為那是他過於思念老家的緣故，沒想到，就過了幾周而已，父親因為中風倒在家裡的浴室中，再也沒醒來過，並且，走得極快，沒有任何痛苦，甚至，快得連隻字片語都沒

留下。

這種遺憾，在往後幾年不斷地折磨著我，此刻才終於理解父親有家歸不得的疼，因為，無論我回家幾次，都再也看不到父親沉默的身影了。

自此，每當思及父親時，我也總愛點起一根煙，陷入當年與父親相處的點滴時光中，甚至開始慢慢地也抽起煙來，在煙霧瀰漫中，似乎可以遇見父親出現在鏗鏘裡，什麼也不說的只是望著我，一如他在世的時候，一如他離世的時候。或許，這就是父親存在的一種姿態。

第一根煙就快燒完了，父親如真似幻的身影依然沒出現。

這半年，他不斷出現在我與妹妹的夢境中所為何來呢？我開始認真地想著關於父親種種的日子：是冥誕嗎？父親的生日早已過去，那是牛郎織女相會的前一日；是忌日嗎？時序尚未到達，那該在農曆年過後、極冷的季節；那麼，還會有什麼？

這才驚覺，原來現世的生活裡，與父親相關的紀念日只剩下兩個。

有什麼事情是我們做子女的人所遺忘了的嗎？父親的骨灰放在靈骨塔里，為的是終有一天要將他送回朝思暮想的大陸老家，我想，這應是父親最後沒來得及說出口的遺願吧！

前幾年輾轉和老家相關的親戚聯繫上，告知了父親的死訊，並表達想要將父親骨灰送回老家的想法，電話那頭倒是沉默了幾十秒的時間，然後淡淡地說著：“既然人都走了，就別這麼麻煩吧，放在哪兒不都一樣！”

這意思，隱藏的內容是什麼？是要我們別送回去了？我心底有滿滿的疑惑，卻無法對著電話那頭該要叫聲“姐姐”的女子提出。於是，父親的骨灰壇就這麼放在靈骨塔里，直到現在。

那時距離離世也有七八年的時光了吧，父親是為了這件事情出現在我與妹妹的夢境裡嗎？因為，我和妹妹曾在他的骨灰壇前焚香告知，然而，這件事情卻從未實現過。

我燃起了第二根煙，試圖透過雲煙嫋嫋和父親溝通：思緒繼續在過往中打轉，將父親送回大陸老家的事情後來怎麼發展了？我想了好久，腦海中出現的是妹妹的不滿叫罵、母親的沉默不語和父親戰友的低聲啜泣，那些和父親一樣蒼老的遊子為什麼哭泣呢？

想不起來的焦慮，讓我忍不住也點了根煙自己抽著，就在第一口焦油侵入肺腔的時候，猛然憶起了一句話：“活著回不去，死了沒人



要啊！”那是和父親極為要好的同鄉，伴隨著眼淚脫口而出的話語。

而不過就在前兩年的時候，說出這句話的長輩也因病撒手人寰。據說，他的骨灰也寄放在某一座廟宇裡，因為地點就在南部，所以妹妹偶爾會在年節時前往上香。畢竟，這位長輩到臺灣後未再娶，沒有子嗣可以前往祭拜，和父親情同兄弟的感情，就讓我們順道盡份孝心吧。

想當初，父親還曾經開玩笑地說，若是自己走了，母親就要托給他“代為照顧”了，我們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第二根煙突然熄了，無風、無故，熄了！還好好大一截，就在我思及母親的時候。父親來夢中，為的是母親嗎？這些年來母親急速蒼老，變化就如當年的父親一樣，頭髮白了，身軀腫了，愈來愈沉默了，唯一的差別是她不抽煙。

父親掛心的是愈來愈老的妻子嗎？我拿起了電話，按下再熟悉不過的電話號碼，給遠在南方部落裡逐漸老去的母親，那頭有人接了話筒，是母親沙啞的聲音傳來，我鼻頭酸酸地回答：“媽，是我啦！”

怎樣嫁給有錢人

一個年輕漂亮的美國女孩在美國一家大型網上論壇金融版上發表了這樣一個問題帖：我怎樣才能嫁給有錢人？

“我下面要說的都是心裡話。本人25歲，非常漂亮，那種讓人驚豔的漂亮，談吐文雅，有品位，想嫁給年薪50萬美金的人。你也許會說我貪心，但在紐約年薪100萬才算是中產，本人的要求其實不高。

“這個版上有沒有年薪超過50萬的人？你們都結婚了嗎？我想請教各位一個問題——怎樣才能嫁給你們這樣的有錢人？我約會過的人中，最有錢的年薪25萬，這似乎是我的上限。要往進紐約中心花園以西的高尚住宅區，年薪25萬遠遠不夠。我來是誠心誠意請教的。有幾個具體的問題：有錢的單身漢一般都在哪裡消磨時光？（請列出酒吧、飯店、健身房的名字和具體地址）我應該把目標定在哪個年齡段？為什麼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來相貌平平？我見過有些女孩，長相如同白開水，毫無吸引人的地方，但她們卻能嫁入豪門。而單身酒吧裡那些迷人的美女卻運氣不佳。你們怎麼決定誰能做妻子，誰只能做女朋友？（我現在的目標是結婚）”

——波爾女士

下面是一個華爾街金融家的回帖：

“親愛的波爾：我懷著極大的興趣看完了貴帖，相信不少女士也有跟你類似的疑問。讓我以一個投資家的身份，對你的處境做一個分析。我年薪超過50萬，符合你的擇偶標準，所以請相信我並不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從生意人的角度看，跟你結婚是個糟糕的經營決策，道理再明白不過，請聽我解釋。拋開細枝末節，你所說的其實是一筆簡單的‘財’‘貌’交易：甲方提供迷人的外表，乙方出錢，公平交易，童叟無欺。但是，這裡有個致命的問題：你的美貌會消逝，但我的錢卻不會無緣無故減少。事實上，我的收入很可能會逐年遞增，但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講，我是增值資產，你是貶值資產，不但貶值，而且是加速貶值。你現在25歲，在未來的5年裡，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麗的容貌，雖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會越來越快，如果它不是你僅有的資產，10年以後，你的價值堪憂。

“用華爾街術語說，每筆交易都有一個倉位元，但價值下跌就要立即拋售，而不宜長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聽起來很殘忍，但對一件會加速貶值的貨物，明智的選擇是租賃而不是購入。年薪能超過50萬的人，當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們只會跟你交往，但不會跟你結婚。所以我勸你不要苦苦尋找嫁給有錢人的秘方。順便說一句，你倒可以想辦法把自己變成年薪50萬的人，這比碰到一個有錢的傻瓜的勝算要大。

“希望我的回帖能對你有幫助，如果你對租賃感興趣，請跟我聯繫。”

為啥跟你過不去

這天，歡喜嶺村的王大虎騎著自己的摩托車正在路邊等活兒，一輛大客車駛停在路邊，車上走下來一個拎包的老大爺，一看來生意了，王大虎趕緊面帶笑容迎了上去。

得知王大虎是“摩的”駕駛員，老大爺上下打量了王大虎一番，然後說：“小夥子，我是想坐你的車，可我坐車有個條件。”

王大虎也上下打量了老大爺一番，老大爺個頭不高，頭髮花白，一臉滄桑，從穿著就可以看出他是個農民，聽言語又好像挺精明的人。王大虎直率地問道：“啥條件，你說吧。”老大爺一本正經地說：“我要看你的駕駛證。”

大虎一聽樂了，他開“摩的”大半年了，還從沒遇到過要看駕駛證的。他不解地問道：“你又不是員警，看駕駛證幹啥？”

老大爺說：“不是員警也要看駕駛證的，你要拿不出來我就不坐你的車。”

王大虎暗想老大爺找他“勸助”的原因，無非就是想把手錢壓到最低，於是他耐著性子道：“大爺你放心，我絕不會多要你一分錢。實話跟你說吧，這裡是郊區，‘摩的’師傅大都沒有駕駛證，有的甚至連車都是‘黑’的。雖然我沒有駕駛證，可我的駕駛技術絕對一流，保准你滿意。”他心裡有底，今天這裡就他一輛車，老大爺沒有挑選的餘地。

儘管王大虎好話說了一大堆，可老大爺就是不肯坐他的車，徑直拎著包沿著馬路往前走。走出沒多遠，前方駛來一輛警車，老大爺趕

緊迎了上去，不停地揮手攔車。那警車駛到老大爺身邊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兩個員警，老大爺跟員警說著什麼，還不時地用手指指王大虎。這時王大虎才看清，那兩個員警竟然是交警！一看到交警他就像老鼠見了貓，騎上摩托車就往村子裡跑。沒想到警車竟追了上來，並用喇叭喊話，讓王大虎停車。王大虎哪敢停車，油門加到了最大，迅速拐上一條羊腸小徑，回頭一看，因路窄警車上不去，只好停了下來。“想追我，沒門！”王大虎正暗自高興，突然摩托車前輪輾在一塊小石頭上，車身猛地一顛簸，車頭一偏，“呼”地一下，沖進路邊的深溝……

摩托車壓在王大虎身上，王大虎站也站不起來，爬也爬不出，疼得他“媽呀”直叫，後面的交警上來把他抬了出來，迅速把他送進醫院。幸運的是王大虎只受了點皮外傷，沒什麼大礙。不過，他因無證駕駛被公安局拘留了。後來他才知道，是那個老大爺報的警。他怎麼也想不明白，自己跟那個老大爺無怨無仇的，老大爺為啥跟他過不去呢？

轉眼半年過去了。這天早上，王大虎正在路邊等活兒，這時一個人向他走來，並問他是否載客？他仔細一看，眼前這個人竟是半年前跟他過不去的那個老大爺！

“沒想到是你呀！小夥子咱倆挺有緣啊！”老大爺也認出了王大虎。

“有個屁緣！”王大虎氣憤地在心裡罵，窩著一肚子火，他決定狠狠地宰老傢伙一回，

出出氣！於是他冷冷地說：“想坐車可以，不過價錢可漲了，坐不坐隨你。”

“有駕照嗎？”老大爺還是老一套，坐車前要看駕駛證。

“都被人‘坑’一回，吃一塹長一智啊！”王大虎邊陰陽怪氣地說，邊拿出駕駛證在老大爺面前晃了晃。老大爺這才肯上車。

王大虎載著老大爺七拐八拐地來到一座山腳下，停在一個墳前。老大爺是來給他兒子上墳的，他邊燒紙邊流著眼淚對王大虎說：“小夥子，想知道我為啥坐車要先看駕照嗎？想知道我為啥跟你過不去嗎？”老大爺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兩年前，他唯一的兒子考上了大學。那天，他高高興興地送兒子去學校報到，途中，為了省錢兒子不肯坐車，要步行到火車站，可他心疼兒子，硬是逼著兒子坐了一輛“摩的”，誰知那個“摩的”師傅竟沒有駕照，看見交警和警車就緊張心慌，結果出了意外，兒子和師傅都命喪黃泉！原來是這麼回事，王大虎終於明白了！

見王大虎沉默不語，老大爺拍了拍王大虎的肩膀：“小夥子，無證駕駛，害人害己呀！”回去時，王大虎說摩托車壞了，和老大爺一起推著車往回走。老大爺要付給他一半車錢，可王大虎怎麼也不肯收。其實，他的摩托車根本就沒壞，他之所以有車不騎，有錢不掙，是因為他給老大爺看的駕照是假的，他決心回去就去考個真的……

與美女同學約會

那天接到老同學美莉的電話，我大吃一驚。因為她說：“不會拒絕老同學的邀請吧？城東的索特大酒店，不見不散。”

美莉臉蛋漂亮，身材迷人，當年是我暗戀的對象。上課時坐在我的前排，耳邊青黑的髮絲在我眼前不時地晃動，攪動著我青春年少的心。高中畢業後，我們就失去了聯繫，沒想到十多年過去了，她竟然主動聯繫起我來了。

走進餐廳，我一眼就看見美莉，她略施粉黛，洋溢著一種成熟女性的美，多年沒見面，她說話比以前豪爽多了：“我們就像情人一樣，你愛人不會有意見吧？”說得我臉上火辣辣的。

“這裡的牛肉煲仔飯不錯，想不想嘗一嘗？”看來，她到這裡不止一次了。

“好的，我來請客，我簽字後可以報銷的

。”我附和。

“那我就不客氣了，來一壺綠茶，兩份牛肉煲仔飯。”

我們喝著茶，自然而然地聊了許多往事。“你當年可是許多男生崇拜的物件……”我小心翼翼地說出了早就憋在肚子裡的話。她聽後有幾分得意地笑起來：“你當時怎麼不早說呢？如今我都成老太婆了。”

“哪裡，一點也不老，風韻猶存。”我趕緊說。她眉開眼笑：“是嗎？哎，你現在混出個人樣兒了，該為老同學謀福利了。”說著，她從包裡掏了一串珍珠項鍊：“珍珠啊，正宗的。”她要送我禮物？我暗暗詫異。“你給同事推銷推銷。算我倆合夥，有提成的。”我心裡一涼，隱隱猜小了打她電話約會的目的。

“看中不？還有別的。”她從包裡又摸出一塊玉來，“這是陝西藍田玉，你們單位逢年

過節不是要發東西嗎？”

過年給職工發項鍊和玉石？我想笑卻笑不出來。

她絲毫不理會我的表情：“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喲，你也別這麼緊張，想好了再給我打電話。”

服務員把熱氣騰騰的煲仔飯端上來了，她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飯桌上：“這牛肉嫩吧，人到中年，要少吃豬肉多吃牛肉……”

飯吃完了，她望著我意猶未盡、吞吞吐吐的似有話要說。望著她那水汪汪的眼睛，我心裡怦怦直跳：“說吧……”我不敢正眼看她，心想激動人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你真的能簽字報銷嗎？”她咯咯一笑，“好，那就再點兩份牛肉煲仔飯打包吧，帶該他們倆，免得回家我還要吃飯。”

我幾乎暈倒。